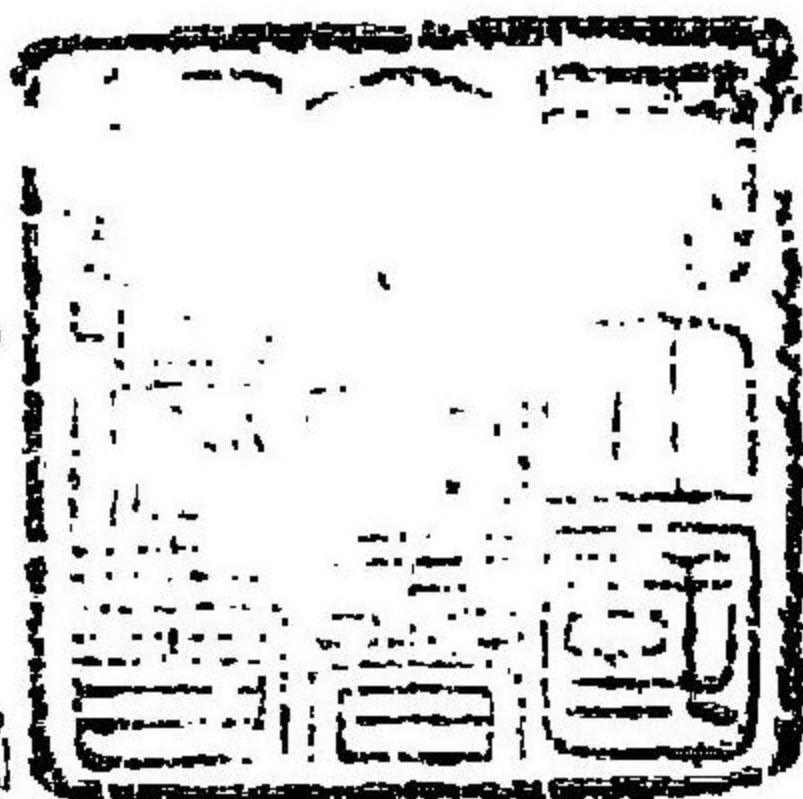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三四

W489  
14





W 409  
14



838073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三

明 安福 東郭先生鄒守益批選

北海 漪園先生焦竑評校

晉江 九我先生李廷機註闕

日本筑前 葑圃 福井掬補輯

放膽文

酒味色論

魯共公

補魯共公名奮哀公四世孫在位二十二年。○  
補按魏惠王十五年魯恭侯備成侯家桓侯鄭  
釐侯四君朝魏恭公擇言益在此時此文小序  
及末後注六字並皆魏策全文酒味色論四字  
蓋編者所加也。

梁主魏嬰

史作釐音相 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











世之也而  
 語及所選  
 者危所說  
 之人其所  
 不世謀說  
 者世語言  
 及所選似  
 君說者先  
 知其事今  
 以資物之  
 既懷此疑  
 其身必危  
 周澤未淫  
 也而語極  
 知說行而  
 有功則亡  
 韓子作德  
 忘索隱曰  
 韓子作則  
 見忌解詰

以取死說  
 難者悲非  
 最得意之  
 文最失意  
 之遊  
 此說之難  
 應上文語  
 乃照應法  
 遊說者當滅其  
 事端而不言也  
 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  
 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  
 林云三句皆飾  
 規異事與同計  
 飾之無傷也  
 明節其無失也  
 排迺後伸其辭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  
 辭大忠志在匡君于善君初不從則且退  
 待君之悅而又幾諫即不拂逆十君也  
 悟言無所擊

曰亡忘占  
 字通用方  
 望溪曰極  
 知盡知其  
 事與心之  
 隱也  
 貴人得計  
 言貴人或  
 計事自以  
 為得宜也  
 廣肆廣放  
 無警檢也  
 悟言謂喻  
 之於道也  
 即以與與  
 之言說之  
 故無所擊  
 排  
 皆所由于  
 其上謂不  
 待君之幣  
 聘而已自

李廷機曰  
 文勢間架  
 展轉不窮  
 辯士之流  
 進說之初言辨知二字承前首吾知吾辨二句末  
 言非吾知吾辨之難以有所申其辨知為難也  
 知盡  
 之難也  
 謂盡言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  
 者干君也君之渥澤周浹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  
 干臣魚水相須鹽梅相和  
 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  
 榮華其  
 身也  
 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林云相持即曠日彌久  
 之意至此說方可盡矣  
 就信用之後言盡字承前首橫伏能盡句末言非敢  
 於橫伏能盡之難必得其所以當盡之時為難也  
 伊  
 尹為危  
 殷本紀云尹為有莘氏媵  
 百里奚為虜  
 皆所由于其上故此二子者皆  
 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汚也則非能仕  
 之所設也  
 韓子作能士之所取林云  
 宋有富人天雨牆  
 壞其子曰不察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



于說以不舉用也。關其思以謀之志。非以其也。以售計也。其子非不愛也。而胡以滅其所以為親愛者非也。以市利也。嗚呼。以春秋之時。而有是以鄭武公之賢。而有是又。何怪夫後世焉。

其財其家甚。知其子。洵而疑鄰人之父。林云。進說而起。人之疑者。此其一証。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殺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林云。進說而犯入。之忌者。此其一証。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証引。然。而其甚者。為殺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林云。進說而遇所。愛之主。此其一証。及彌子色衰而

黃澤曰。非卒死。于秦之獄。是不能察愛。憎而深言。之也。哀哉。

此喻方說。出說難主。意。

援理馴而近之也。與禍也。

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挑。林云。進說而遇所。憎之主。此其一証。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証引。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林云。此段証上文。飾敬。滅醜。人主之愛憎。必察其愛者。而後盡其辨。知不然。鮮不取罪。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章惠伯評。通篇以發一難字。獨重一知字。首言凡說之。難。非吾知欲以說之難也。凡說之難。又非取。故供惟能明吾意。能盡之難也。明意與盡俱。順。知字。來。君有為名高者。為厚利者。實厚利。而顯名高者。說之難也。不可不知也。身危。數。及論大人。數段亦見說之難也。不可不知。



也凡說之務數段知說之難而處之也曠日  
數句知畫之難而思以畫之也尹以處之也曠日  
膚說不易合如此宋人蒙無言當知親陳也  
關其思被戮言當知淺深也彌了瑕獲罪言  
常知愛憎也以逆鱗作結總見其難處又如  
節所敬滅所醜及周澤既渥云云乃為能明  
吾意乃為能盡乃為能知不  
嬰人主之逆鱗而難者易矣

揚子雲評非作說難而卒死于說難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說人主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呂雅山評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說難大略可見

諫伐匈奴書 主父偃

闕前漢主父偃齊臨菑人武帝時與徐樂嚴安俱西入關上書史漢本傳並載此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起

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

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

凱還師偃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示不忘

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

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闕願師古夫務

戰勝窮武事呂云先提未有不悔者也此下悔字是昔

秦皇帝任戰勝之威此言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

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

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

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

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數句亦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

得

春蒐秋獮 尤傳春蒐 夏苗秋獮 冬狩杜絕 蒐索擇取 不爭者猶 殺也以殺 為名順秋 氣也 春振旅秋 治兵左傳 三年而治 兵入而振 旅飯而飲 至以數軍 實杜註三 年而大習 出曰治兵 實海也



始治其事  
入曰振旅  
治兵也畢  
整旅而還  
振旅也旅  
也  
帝悔之相  
照見秦皇  
不悔故又  
使前後兩  
前不聽字  
同而前云  
又使天下  
后云高帝  
悔之此內  
句便異乃  
秦漢所以  
分也

其疾至故  
曰飛也  
挽引船車  
也音喚  
負海猶言  
沿海  
兵法孫子  
始計篇  
不以法律  
正之  
尉陀始皇  
時用為龍  
川令後叛  
秦自立為  
南越王  
章邯秦將  
叛二世降  
項羽羽立  
為雍王

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始皇不遂使  
蒙恬將兵而北攻胡却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  
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  
年死者不可勝計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  
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  
東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東腫入  
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  
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  
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此始皇不及  
至高皇帝定天下此言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  
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

如搏景音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  
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應前廼使劉敬往  
結和親此悔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粟數十萬人復即秦雖有覆師殺  
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此  
上日費千金夫匈奴行盜侵畷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  
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此言四代  
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精秦之失此臣  
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  
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敵國  
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呂云



此更豈不

為論 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

所用補類古曰此周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是時

嚴安亦謂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請曰公

鄒東郭評此書以悔字為窮武事而悔者存不

唐順之評通篇只是引用舊事與昔人諫諍之說

千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音復不見人音河水緊帶群山糾

紛豎兮悽悽風悲日曛遂斷草枯漂若霜晨鳥飛不下

獸挺亡群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二軍往往鬼

哭天陰則聞林云亭長言止此常覆三軍四字是一篇

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林云總吾聞夫齊魏徃

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

地澗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膺臆音誰訴林

此段言秦漢之先列國爭戰雖在中原其可悲已如此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

耗斁音無世無之林云總言秦漢以後事邊戰之苦古稱戎夏不抗王

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

莫為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

期門受戰林云期門野豎旌旗川迴組練楚子重伐吳

法重心駭林云四句言命賤林云四句言利鏘

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駭聲折江河勢

崩雷電林云六句言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漫

長亭之

長亭即今  
之亭也亭  
長蓋今里  
長也民有  
訟諍吏留  
平辨得成  
其政

鄒東郭曰  
說軍士戰  
爭之苦陳  
亡之慘城  
仁人君子  
所不忍聞  
也故聖人  
貴不戰而  
取人兵上  
兵伐謀其  
收城正  
有見乎此

王維補曰  
形容戰場  
悽慘之情  
溢于言意  
之表

董份曰法  
董心駭賊  
尊命賤二  
句真善寫  
軍士之怨

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林云總吾聞夫齊魏徃

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

地澗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膺臆音誰訴林

此段言秦漢之先列國爭戰雖在中原其可悲已如此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

耗斁音無世無之林云總言秦漢以後事邊戰之苦古稱戎夏不抗王

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

莫為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

期門受戰林云期門野豎旌旗川迴組練楚子重伐吳

法重心駭林云四句言命賤林云四句言利鏘

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駭聲折江河勢

崩雷電林云六句言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漫



此言天時  
苦寒直光  
博慘與

此言胡運

當與  
此言戰敗  
然且言其

沈沈深寒

大際誠交  
力盡以下  
始詳言之  
草鹿門曰  
長歌之哀  
甚于痛哭  
蘇助人情  
殆盡讀之  
似有悲風  
從窻隙入  
以下言登

腰堅冰在續勢為鳥傷車休巢征馬踟躕曲對行不續

無溫續帛之粗者隨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渴陵

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軍裝什物雜用橫攻士卒都

尉親降都尉軍門之官也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

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補馬三軍

鼓衰兮力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

生死決降美哉終身夷狄戰矣我暴骨沙磧鳥無聲兮

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浙浙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

雲冥冥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

是耶補馬三軍吾聞之牧用趙卒牧李牧趙大破林胡

開地十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殫生人而亡

在多乎周逐獫狁北狄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

飲至策勲左陽公五年三年而治兵入和樂且閑穆穆

隸隸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

殷左成公二年左輪朱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

功不補患補恐漢者能蒼蒼民誰無父母

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

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問知人或

有言將信將疑悵悵憂思歎歎補心目寤

寐見之布奠傾軔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淒悲弔祭

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補人其流離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

九

朔方北方

也

穆穆棗棘

爾雅淑詒

穆之義也

疏語言容

止之美盛

棟棟傳富

而閑習也

守左傳昭

見左傳昭

二十三年

杜注德及

代用兵得

失因叙其

民生家室

之情及悲

傷之意今

人惻然

王維損曰

豈述其父

婦之情以

見人不可

殺何恩何

咎之句尤

痛切入髓

通篇無一

自蒼心蒸民至此總言無罪之民嗚呼噫嘻時耶命

於戰場而死傷慘之極流禍無已



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此一句無限意言只當守不當戰也

左氏昭二一三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游俠傳序

司馬遷

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下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句以儒俠相提而論借客形主

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林云韓非之言本非定論今世學士家多以

其言為是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立功名而稱於世

俱著於春秋春秋謂國史也固無可言者林云世人以術巧取為徒用博功名其品

實無可言世俗之見如此及若季次原憲字季次原憲字季次原

憲字子思俱孔門弟子問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

合當世林云不肖以術取相立功名當世亦笑之林云二儒本非以

王鑿曰此傳議論正而氣勢開  
董份曰其稱獨行君  
子義不苟  
合則亦非  
退處士也  
蓋故為抑

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亦與此

而已林云世俗雖笑而名四百四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世後世有不能掩儒

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亦可知矣

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林云

者虞舜寤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

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長匡菜色陳蔡此

皆學士所謂有道人也猶然遭此蕃況以中材而涉

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提見游俠不可無

所以足多者以人之緩急有可委林云承上言游俠

命也此是太史公傳游俠本肯鄙人有言說以下皆曰

既已存亡死生矣

者存之死生矣

說與死生存亡

也死生存亡

其言以術取卿相功

名俱著者為無可言



七十賣食  
棘津  
夷吾極措  
首曰措手  
曰奉足白  
程是為三  
木  
百里飯牛  
莊子百里  
矣爵祿不  
入於心故  
飯牛肥使  
秦穆公忘  
其賤與之  
政  
仲尼畏匡  
菜色陳蔡  
子罕藟子  
畏於匡曰  
文王既沒  
云云  
公篇在陳

時存苟充  
存侯者出  
而濟之便  
拘學之七  
雖百數何  
益于事

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  
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賤王補伯夷未嘗許周以仁義然

觀之竊鈞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補莊子胠篋

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林云世俗所重既

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謂其縱死亦不

委命此立傳本意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卿曲

之俠予同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較功於當世不同

之義又曷可少哉揚林云功見就濟久言言信就立身

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士卿相之富

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林云有藉於勢利至如問巷

之俠脩行破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林云

不見余甚恨之致湮滅傳止漢朝人以余所聞漢興有  
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打當世之文罔林

絕糧云云  
嚮其利嚮  
同享受也  
以受其利  
者為有德  
不知有仁  
義也  
延陵吳季  
札也

歷數春秋  
諸公子以  
其有所資  
藉雖賢不  
足稱正應  
篇首以術  
取卿相語  
儒墨排擯  
句是此篇  
首意  
楊慎曰延  
陵吳季札  
也太史公  
作傳其不  
名者必其



顯著者也  
或曰李相  
豈游俠耶  
予曰太史  
公既重游  
俠必後名  
人以尊之  
皆貨殖後  
子貢也子  
貢既入貨  
殖李札獨  
不入游俠  
乎

應上以武  
犯禁句  
然其私義  
廉潔退讓  
有足稱者  
名不虛立  
士不虛附  
至如朋黨  
宗彊比周  
設財役貧  
暴暴凌孤  
弱恣欲自  
快游俠亦  
醜之余悲  
世俗不察  
其意而猥  
以朱家郭  
解等令與  
暴豪之徒  
同類而共  
笑之也

倪正甫評  
既說游俠  
之俠又問  
若之俠人  
匹夫之俠  
節不次過  
要見難之  
又難以此  
直至杆當  
世

凌約言評  
雜序旁引  
如曰有足  
多曰非尚  
而曰賢豪  
曰易可少  
曰是為難  
具有足稱  
具可以取  
游俠者不  
而足  
可謂婉曲  
矣

說商君

趙良

補趙良與商君同時人此文載商君傳○商君備之諸庶孽公子公孫鞅秦制於商故号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譽威多怨望者

趙良見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言從此人得見趙良今鞅

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

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

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

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

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及聽之謂聽內視之謂明自勝之

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

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

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其闕宮如魯衛

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

李廷機曰  
尚君從水  
立信至食  
叩盟棄梁

王蓋曰趙  
良說商君  
皆正言



腋左方而信詐取三  
骨之問狐軍信安在  
腋毛支之哉趙良諤  
至貴者諤輪忠彼  
諤之唯々惡知之至  
也。十逆旅不  
諤之正言相容噫嘻  
不諱也。悲哉信矣

荆之鄙人百里奚南  
陽宛人屬楚故六荆  
三置晉國之君謂立  
晉惠公懷公文公  
一救荆國之禍索隱  
曰。十一諸侯年表穆  
公二十八  
年。會晉救  
茅鹿門云

楚朝周  
刑戮太子  
之師傳本  
傳鞅曰法  
之不將  
法太子太  
子君嗣不  
可施刑刑  
其傅公子  
慶黜其師  
公孫賈

賈文之章九也平水

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詞武  
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  
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  
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  
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此言事謂諫

但罪其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  
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  
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  
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  
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  
余聞之，歎也。聞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果

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庫，  
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  
歌謠，春者不相杵，以助杵聲。此五殺大夫之德也。林云  
文五殺大夫治秦之賢。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  
所以為名也。林云：出身不正，不足以塞民望。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  
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戮太子之師，傳殘傷民，以駭  
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法○補德之  
為深矣。民之效上也捷於令。好○補下之趨上○所今君  
又左建外易。在外華易君命也。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  
面而稱寡人，日緇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  
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相鼠篇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

卷之三

十三



駢骨合幹  
關戰戰名  
類篇賦也  
豈其微哉  
索隱曰謂  
鞅於秦無  
仁恩故秦  
國之所以  
將收錄鞅  
者其勤甚  
明故云豈  
其微哉

此段又變  
文法不用  
非所以字

也公子虔柱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懣而黜公孫  
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詩不見於此數事者  
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  
駢骨者為駢乘持矛而操關戰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  
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謂司馬白曰此  
了所刪君之危若朝露又變尚將欲延年意謂則何  
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  
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三句可以少安意謂尚將會商於  
地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三句亦秦王一  
且捐寶客人君死臣子不欲斥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  
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林云已上逐段痛發

夫之比  
商君弗從

鄒東郭評

唐荆川評

上諫獵書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

孟賁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史記秦武王

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以逐馬

不避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逐材之獸駭不

測之地謂不意而禽犯屬軍之清塵大駕為車八十一

也輿不及還輅人不服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技不得

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林云不及不暇不得用是胡越

上諫獵書  
史記相如  
傳相如常  
從上至長  
揚獵是時  
天子方好  
自擊熊羆  
馳逐野獸  
相如上疏  
諫之  
鳥獲秦武  
王力上舉  
龍文鼎者  
也  
廢忌其越  
春秋慶忌  
上以禍忍

先借勇力  
者以為獸  
之喻  
王世貞曰  
分明是借  
獸為喻不  
敢斥言博  
浪之推是  
好議論  
林希元云  
上以禍忍

讀史文苑英華卷之九



吳王僚子 之此以道

絕非類者 所謂殊能

者 盡為難矣

言變起不 測枯木朽

株亦為我 之愚害也

衙極鈞逆 上者極極

在極中以 以鐵為之

鄙諺四句 尤有加

起於穀下句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林云此段言不

阻險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且近也且夫清

道而後行中道而馳猶時有銜極之變銜馬勒也極馬

語子曰郊之日况乎涉險草野五墟二句前有剽貪

也獸之樂而內無存愛之意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

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

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林云萬有一危指險阻益明者遠見

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

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也息也

幸察其其隨墜也或云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

鄒東郭評此書曲盡田獵情狀文勢起伏意

林次崖評直諫婉諫二者交盡

逐客上書

李斯

秦李斯楚上蔡人西說秦拜為客卿大臣建書

臣聞吏議逐客斯開秦之官史竊以為過矣昔者繆公

求士迂齋云不引他國西取由余於戎由余西戎東得

百里奚於死百里奚虞人入秦後迎蹇叔於宋厚幣迎

來邳豹公孫支於晉邳豹公孫支皆晉此五人者皆

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此五人非秦國所生并國二十

逐霸伐二十餘國為孝公用商鞅孝公用之法孫鞅

茅鹿門曰 只舉其國 故事更無 既得組織 葩藻而意 獨至十年 以來絕妙 者 唐荆川云 此處就提 不產於秦 句是作斷







句法管束

宮駿馬馱駝音決提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

丹青不為米不以為米飾所以飾後宮充下陳下陳者李善曰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

宛珠之簪宛地之珠傅璣之珥以玢附著于耳環阿綯

之衣齊國東阿縣錦繡之飾錦繡為飾不進於前而隨俗

雅化隨風俗佳冶窈窕趙女趙之美女不立於側也林云承

國之女不奔後宮句再單就夫擊瓊叩鈺彈箏拊鼓

女色上反振一段伏下色字鳴鳴然而歌真秦之

聲也鄭衛鄭衛亂世之音韶虞韶虞象武者韶虞若定者何也補與前何快意當前適觀而已

韶虞若定者何也也相應快意當前適觀而已其

隨俗雅化  
隨俗一作  
修使索隱  
曰謂開雅  
夷化而能  
隨俗也  
象武史記  
作武象

三段一意  
及覆而語  
不相益後  
見精來後  
世文人焉  
得有此家  
數  
茅鹿門云  
此又以音  
樂明之呀  
謂隱而賦  
之上雖取  
必客者此  
詞語激切  
一有言萬  
鈞之勢

黔首說文  
黔首也秦

茅坤云秦  
客有聖王  
所必誅者  
况逐乎華  
傾險德口  
舌一變而  
廉靖之以  
復先王之  
舊此大聖  
所作為而  
王非其人  
也竟為李  
斯所惑以  
毒天下此  
秦用客之  
害非客之  
害也

快心意于前娛耳目之視聽而已○如是者何也設問  
順說反說又得一轉不覺重疊只一句應結上文愈覺  
精神林云又補出音樂未以不用秦  
而用異國句再辨一段伏下樂字今取人則不然轉  
逐客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非秦人  
來為客者逐之○迂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  
齊云兩句一正一反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  
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燕并制諸侯之  
術也此結有無限意思林云自致崑山之臣聞地廣者  
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  
能成日云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名言王者不却  
衆庶故能明其德君能容衆乃是以地無四方皆王人  
無異國皆王四時充美四時均調鬼神降福鬼神散享  
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



謂民為黔首謂黑也一說黑中象首故謂黔首

齊王建立母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君王后卒齊客多受秦金為反問勸王朝秦云云王建遂降遷于共處之而松栢之間而死以齊

都却密客以業諸侯使與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裏足不入秦前此不秦國此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也林云此段言逐客非秦之利資寇以兵而以糧食齊送與盜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補完崑山士不產於秦願忠者眾收完昔穆公四段

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逐客以自處其國求其國之無危不可得也補收地廣者一敵國等語而正意俱足

鄒東郭評李斯投主人主之說設喻進諫而詞氣精采無一字懈意別是一種巧思學者熟玩此等文字等開竅過人遠矣

樓迂齋評此先秦古書也中間兩三節反覆起伏累加轉換數個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無限曲折變態誰謂文章之妙不在虛字助語乎

真西山評只就逐客一事生枝生葉反覆頓挫有無限態度無限精神如韓信用兵運智出奇尋常不可億度真秦漢間第一等文字未易以人發言也

唐荆川評觀李斯諫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與觀齊人松栢之歌則齊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在君所擇耳子思孟子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諫吳王書

枚乘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補前漢枚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後去從梁孝王游景帝朝特弘農都尉林云上全字所以自全之道下文積德累行是得全業義皆理是全全下全字猶言皆也○二句是一篇之綱

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不過百理上上絕三

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林云此言得全全昌者下之得逐段譬之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喻君臣忠臣不避重誅

上不絕三光之明師古曰德政和平上感

揚慎曰此書當是吳王逆謀未成之先而諫之使全不露出事清而長喻遠譬曲盡利害

為郡齊人歌之曰松栢栢住建共有客邪



天象則日月星辰無錯謬故言不絕三光之明也

歐陽德曰安危難易四字條陳利害明白痛切竟不能回其王若所欲為言謀反也極天命之上壽正義曰上壽百二十中壽八十下壽八十

神極之統斷幹晉灼曰統古綆字也單畫更痛切

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如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笑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林云喻以吳叛漢必敗之道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林云喻漢方疑且討繫絕於天不而吳復不悛以速之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林云喻吳受討後必不能復存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林云喻今日乃存去其舊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子及掌安于泰山林云安危難易之分決於變與不變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也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及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音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林云舍安易而就危難人所不人有畏其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真德秀曰福生二句以下皆言禍福起于細微以誠其玉真天

所大惑也林云舍安易而就危難人所不人有畏其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真德秀曰福生二句以下皆言禍福起于細微以誠其玉真天

靡使之然也林云已上喻禍福有所始其得禍得福亦非一日之故如招亡命縛錢者臨捕病不



也盡極之  
續斷幹井  
上四交之  
幹常為及  
索所契傷  
也

王慎中曰  
一編議論  
到未愈覺  
精神而不  
見其損只  
見其益

朝皆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自大處勘破自見得不當友夫十圍之木始生

而槩足可搔而絕手可摧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

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

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林云禍胎如磨底厲

正意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章惠伯評此書引喻多引事少意在言外雖逐段皆去

茅鹿門評篇中或長喻或空譬凡十有四五勢若沛江

矣聯若貫珠壁讀之亦能動人然文辭少仄

林西仲評吳謀甚秘此時欲諫一字若迹不得初以道

不露未言轉禍為福在於早改前非

層層托之譬語使吳王意會高絕

論神怪

補前漢谷永字子雲長安人與樓護俱為五侯

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成

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

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

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帝善其言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

罔以非類也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

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

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即不死之藥遣字古遣興輕舉登遐倒

景在日月之上及從覽觀縣圃浮游蓬萊崑崙九成上

五經之法  
言漢武帝  
建元四年  
置五經博  
士五經之  
目蓋創于  
此

起句把天  
地萬物立  
說便見學  
術正處  
此段先叙  
左道幻術  
茅鹿門曰  
挾左道者  
類倡黃治



之說自謂  
仙術永獨  
以奸人目  
之末復云  
母令奸人  
有以窺朝  
者深防邪  
說最有卓  
見  
六句曲盡  
奸欺之狀

之說自謂  
圖上天門  
中央戊種  
於此而耕  
黃者鑄金  
丹砂金也  
冰即消液  
然也消濡  
有五腹中  
存則不死  
偽以欺罔  
世主聽其  
洋洋滿耳  
若將可遇  
求之濫濫

大海求仙  
采藥秦紀  
二十八  
齊人徐市  
諸侯愈叛  
及身辱國  
危數語有  
頃挫皆是  
藉以恐惶  
成帝

補音  
如繫風捕  
影終不可  
得是以明  
王距而不  
聽聖人  
絕而不語  
昔周史長  
弘神怪欲  
以鬼神之  
術輔尊靈  
王會朝諸  
侯而周室  
愈微諸侯  
愈叛楚懷  
王神怪隆  
祭祀事鬼  
神欲以獲  
福助卻秦  
師而兵挫  
地削身辱  
國危秦始  
皇秦信初  
并天下甘  
心於神僊  
之道遣徐  
福韓終之

等上書言  
海中有人  
神山僊人  
居之於是  
遺徐市發  
童男女數  
千人入海  
求僊人  
十二年使  
韓終侯公  
石生求仙  
人不死之  
至妻公主  
武帝拜象  
大為五利  
將軍以衛  
長公主妻  
之元鼎元  
封並武帝  
年

茅坤云漢  
武刻意求  
仙至以愛  
女身力士  
頃刻之極  
求僊人  
曰世豈有  
仙者節食  
服藥皆可  
少病年此  
論甚確

繳最緊  
關昔劉潛  
夫有詩云  
但聞方士  
騰空去不  
見童男入  
海還即是

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僊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  
漢興神怪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  
黃冶祭祠此管到貴幸作一句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  
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  
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音腕  
節中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  
以術窮詐得謂主上得其詐偽之情誅夷伏辜至初元  
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  
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有闕鑄師古曰三已嘗  
專意散財厚爵祿鍊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  
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

續文選 九龍平林 卷之三



初元元帝

此意

三五之隆  
以漢初之  
德此三王  
五帝之世  
也  
經曰周書  
洛誥篇蔡  
傳曰孝朝  
早也案此  
所引以為  
享鬼神之  
事言徒物  
備而敬不  
至則謂之  
不享况事  
無福之神  
子不語怪  
神迷而為

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

人有以規朝者輟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

鄒東郭評此篇首叙左道惑之幻術次敘登代偏信

胡思泉評谷永發端數語可謂知道之格言故列於此

以永之學術議論倘能三心帝室而不私黨

王以雖劉向不及大節

既虧化美莫贖惜哉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三畢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四

明 安福 東郭先生鄒守益批選

北海 漪園先生 竝評校

晉江 九我先生李廷機註閱

日本筑前 葯圃 福井掬補輯

小心文

法象論

徐偉長

補後漢徐偉長名幹偉長字北海人著中論二

卷九二十篇。補本書無論字有第二二字蓋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論冒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

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論為冕服米章以旌之為

續文章軌範 平本

卷之四

法象論易  
繫辭傳是  
故法象莫  
大乎天地  
蓋此題之  
所原而其  
立論全本  
左傳襄三  
十一年衛  
北宮文子  
威儀對

茅鹿門曰  
一篇以敬  
為主冒頭  
年有威而  
會畜許多



可畏謂之敬的意思  
威有儀而全不露一  
可象謂之敬字作論  
儀 冒得此法  
鳴璜半璧 甚佳  
也佩上有  
衡下有二  
璜相擊為  
聲

書曰周書  
多方篇

說君子可  
畏處痛切  
所謂畏大  
人者即畏  
此碩德重  
望之君子  
也然惟孔  
子足以當  
之  
文勢聯聯  
絡絡可法

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  
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  
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  
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以下無刑罰之威  
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  
之用四疊法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  
不猛泰而不驕補克詩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補大雅  
段論君子小人敬肆之分若夫情其威儀玩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  
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  
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  
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循也

獨之當慎  
呂東萊云  
精細之說  
到此方說  
出一敬字  
羅景綸云  
歐陽公問  
一僧曰古  
之高僧有  
來去翛然  
者何如曰  
古人念念  
在定慧臨  
終安得而  
亂此說却  
是正理如  
冕服結纓  
之類皆天  
平日操守  
定涵養熟

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  
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見理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  
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  
云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  
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此段論顛沛而及昔者成王  
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  
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  
況於游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  
之游之補此風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  
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此段論匹夫而及言必有  
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躡也雖朋友不可得

禮記卷之四

卷之四

二



冠不竟結 故能不乱  
纏而死 乃知敬者  
彌留孔傳 微始徹終  
已久留言 之學

風聲杜云 俗為立聲  
教之法 天人正已  
而物正已 心上篇  
奄有九域 覆有九州  
也

易曰觀卦 象傳曰本  
義曰盥將 祭而潔手  
也薦奉酒 食以祭也  
此大段歷 敘敬以造  
禍肆以取 禍見其當  
敬

爾然尊敬 見言致其  
潔清而不 輕自用則  
其孚信在 中而顯然  
可仰 宋閔齊典  
宋戰魯宋 萬萬飯末  
閔公與地 爭行公曰  
始吾敬子 今若魯魯  
也萬遂以 局殺公  
陳靈靈公 與孔寧儀  
行父飲酒 於夏氏曰  
微舒遂殺

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補小雅小明篇靖君子  
之交人也歡而不媒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  
行易親而難媚多怒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  
始而敬終以不困補蔡仲之命慎初夫禮也者人之  
急也急字有味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愆慢  
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愆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  
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  
行禮尾論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  
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  
惠公以慢瑞而無嗣補左傳僖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  
文公以肅命而興國補肅敬也左傳僖公

續文公九範平林 卷之四 三

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閭門不諫論而風聲  
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已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  
匹夫之居猶然况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  
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祇  
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補觀言下  
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媒媢以為階可無慎乎

昔宋閔辟首于碁局補宋萬其君閔公及大夫陳  
靈被矢於戲言補宣十年左傳陳夏閔邴造逆於相詬

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  
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



公則闢鄰 到未愈有  
之父納闢 餘波把前  
職之妻二 面意思收  
人相詰乃 足得十分  
謀於公 珍瑋讀之  
子公鄭靈 愈見精神  
公食大夫 餘波滾滾  
龜召子公 弗與子公  
怒深指於 昇實之而  
出遂弑公

侯為侯伯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  
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命休  
却驛以微享徵  
補左傳成十四年晉使卻驛於衛  
侯享之驛傲驛子曰家其凶乎冀缺以敬妻受服  
傳僖三十三年曰季過冀見缺解其妻餉之  
故言於晉公為下軍大夫服蓋謂大夫服也  
子圍以大  
明招亂許孟賦大明之首章事畢趙孟曰令尹自以為  
王遠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鷄之喪家子展以艸蟲昌  
族補左傳襄二十七年楚遠罷如晉晉侯享之賦既醉  
叔向曰遠氏必有後於楚國良霄賦鷄之奔奔伯有  
曰沐第之言不踰閭鄭飲趙孟  
子展賦草蟲趙孟曰民之主也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  
吉德之如此故立以磬折坐以抱鼓磬折屈膝也抱鼓周旋  
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繪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  
位結繪帶之所結表著朝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  
宗揖讓可貴作事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  
之望也

鄒東郭評此篇議論精爽詞氣優揚且顯以敬為之秦  
漢以後儒者論著鮮及之者故選錄為後學  
矜式

許穎陽評敬為書中第一義詎可少此等議論且其出  
入經典摺據左詞羅網前開參以獨見遂成  
一篇好文

茅鹿門評偉長之文不難見得此一縮殊為快然見偉  
長學識其意又曰卓越議論該博場  
中得此自  
當壓卷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  
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

補後漢班彪字叔皮扶風人遭王莽敗乃去京  
師徙天水郡歸隗囂後就竇融勸融歸漢

首叙帝堯  
立個根脚  
所以說  
去劉氏承



應天順人

易草卦  
折服奸雄之心

劉氏承堯

覆議論以

秋左傳文

泛論帝王

公十三年

之與以申

秦人假其

前意最德

注劉氏杜

法

後劉累之

正要破此

胤別族復

俗見

累之姓

此處方露

唐批火德

一命字極

而漢紹之

妙

帝系曰帝

多亂臣句

堯封于唐

得作論大

為火德漢

意

書贊曰漢

引喻痛切

承堯運德

而

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

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

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

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

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奇功故能

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

而得崛起特起在此位者也林云總上反收已上叙

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

其劍游說之士至此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

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

者也若然者豈徒闔於天道哉轉下又不觀之於人事

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

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

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林云申

有命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

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鑊烹醢分裂又况公麼不及數子

而欲開奸天位者乎林云申上不可以智力求是故驚

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矚不奮六翮之用案稅

短柱皆梁上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兼帝王之重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音東不勝其任也林云虛行一當

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

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父事

神已盛

神母夜號

即澤中斬

蛇事

游說之士

蓋指刪微

之輩

信布韓信

梁籍項梁

項籍

公麼玉篇

細小並指

陳嬰

蹇跛也

六翮鳥羽

根也韓詩

外傳夫鴻

鶴一本所

侍六翮耳

易曰鼎九

四之辭

此段兩舉

匹夫之知

命者以觀

累可謂懸

至之設置



并矣

句法動拔

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  
 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  
 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  
 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  
 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  
 匹女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  
 窮垂策畫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林云承上二事  
 也可親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  
 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林云總收蓋在高祖其興也有  
 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  
 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入善任使加之以言

龍顏美鬚  
 髯左股有  
 七十二黑  
 子  
 三曰神武  
 有徵應神  
 母夜彌及  
 五星聚東  
 井之類  
 納子房之  
 策不立六  
 國之後  
 拔足揮洗  
 揖鄴生之  
 說謂觀洗  
 也  
 下陳留之  
 策  
 成卒之言  
 漢書曰成  
 卒妻敬說

之德應上  
 必有明聖  
 顯懿之德  
 數語

若迺至非  
 人力也叙  
 帝有與上  
 之端應上  
 然後為鬼  
 神所福饗  
 數語

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  
 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鄴生之  
 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補高祖納洛陽成卒高四  
 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  
 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太略所以成帝業也林云  
 其及人若迺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  
 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  
 於衆是以王武補王媪感物而折券有波呂公觀形而  
 進女秦皇東游以厭音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  
 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  
 非人力也林云分舉其得天道之實已上言以天道  
 人事論之則高祖當得天下不應以起布衣



上曰陛下  
都洛陽不  
便不如入  
關於秦之  
初劉祖姓  
高祖紀劉  
媼嘗恩大  
澤之陝夢  
真神遇  
王武威物  
高祖常從  
道酒醉臥  
以其上常  
有龍怪之  
處竟常折  
券并黃  
五星水火  
木金土五  
星也

條陳利害  
總收上意  
而波瀾疊  
出錦綉奪  
目正可謂  
洛陽三月  
春如錦多  
少工夫織  
得成者也  
妙手妙手  
以上語其  
利以為勸  
戒

值甚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蓋帝王之世運。

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

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

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以上

為戒。以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

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警說。審神器

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笑。不可幾。謂不可幾。

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林云。已上總卷上

警。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林云。已上總卷上

鄒東郭評。此篇因世多亂。臣賊子。即漢作事。遂作一段。

文字中。引陵嬰信布。絕人覬覦。非有極思。窮

季力我評。班彪通儒。上才。年二十余。初遇亂。而就隗囂。

融。又因融歸漢。而帝擢用之。數應三公之命。

輒辭去。視其為賢者。王命論。敘炎漢之龍興。

杜蒙奸之虜。非有卓見者。不能范史贊曰。

行不逾方。言不失正。止不怠。進貞不違。時斯

言得之矣。

林次產評。此論中間大意。不過三段。首段說帝王有命。

更無人破得。中段說二母之知命。莫可以

奸雄之心。未段敘高帝成帝業。處更無餘

說。此等文字。於世道不為无補。非苟作者

胡思泉評。班彪此論。參以神怪。非純於義理者。然

其立意。主於抗奸。非純於義理者。然

機者機也。三句是一

機者機也。經緯天下。縱綜人事而已矣。機者微也。發之

以織具。篇大意似

馮用之

補馮用之在唐。非有名之士。此論文亦不足

鄒東郭載之。於此何所取哉。蓋是場屋之用耳。

唐書無傳。統譜不載。未有所考。



論旨 又秋微字 此一萬意 先把利害 兩字論引 起聖人之 知稅者下 去凡許多 轉折許多 態度 藏個稅字 不露

無極雙平 王學臣費 此篇論稅 字只是此 兩句意到 此方說出

瘁病也 此神字即 上探者微 也微字意

南金之利 謂剛鐵也 林次崖云 以堯舜用 公為取聖 取時取賢 之說固非 正論然把 稅字說得 活亦是將 無作有處

僱師愧信 說稅字古 師也今為 漆

至微用之至廣大人行之其合於道細人竊之則階於  
亂合道所以濟世階亂所以滅身濟世機之利者也滅  
身機之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雖去其害害必悅之知  
害而不知利雖就其利利必違之知利而知害知去而  
知就其唯聖人乎文王武王知機之君也箕子周公知  
機之臣也夫三才設位而機行乎其中矣得之者昌失  
之者亡善用則集乎百祥昧用則求乎百殃故天之一  
發星宿為之移易地之一發龍蛇為之起陸論天地人  
之發機作

時則虛其事藉其取與離合之際可謂神矣雖離婁之  
目不可視烏獲之力不可制南金之利不可斷迅雷之  
聲不可及夫神器至重也堯不與子而禪於舜蓋取聖  
之機也舜不讓丹朱而復禪於禹思思蓋取時之機也兄  
弟至親周公離於管蔡取賢之機也秦越之疏嬴氏舍  
於由余取霸之機也說前段意設令堯與丹朱而棄舜再申前意  
翻空摘奇  
億兆之心竟歸於虞則不謂之聖帝矣舜忘大義而顧  
小節不承堯而禪禹則不謂之明君矣周公暱管蔡而  
不戮必墜文武之業則不謂之賢臣矣秦伯鄙由余而  
不用必失四方之士則不謂之霸主矣天下雖聞之而  
不可知雖見之而不可測善為國者如假師焉民如幻



大偶曰  
虎漏

此段論為  
君者當識  
批兩喻何  
等婉切  
經曰以下  
似個尋常  
議論然以  
此論治批  
痛切

漢祖入關  
不行殺戮

前而平  
論理此處  
突然引証  
就有精采

高祖與父  
老約法三  
章除秦苛  
法

此段論為  
臣當識批  
厚君潤國  
兩意自是  
奇偉

也欲之動欲之靜機在於我豈當不悅乎善為君者猶  
造父焉人猶馬也欲之東欲之西策在於我豈有能遠  
乎經曰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則天下  
皆子富或是機也我以天下為親為子步步天下孰  
不以我為親為子乎夫然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聖  
人之旨也則知欲安者必先安於人欲利者必先利於  
人能安人而人不安之能利人而人不利之者未之有  
也漢祖入關不行殺戮善安人也秦室寶貨悉分士卒  
善利人也卒收天下之心享天下之富此聖人之作也  
項籍及是而亡不亦宜乎善為臣者不厚於身而厚於  
君不潤於室而潤於國厚於君忠也潤於國公也既忠

鄒侯處位  
而譽淮陰

說沛何韓  
信厚身厚  
君之異潤

也韓信封  
淮陰侯

家潤國之  
別議論正  
當文勢錯

又秦不取  
金壁而取

承接處批  
道字對批  
字又生一  
議論

至咸陽蕭  
何獨先入

此段又以  
時字替批  
字翻出許  
多議論文

收秦丞相  
御史律令  
圖書藏之

韓信忌尅  
鄧生韓信  
問鄧食其  
伏軾下齊  
七十餘城

且公君其薄之哉民其怨之哉祿位其去之哉錯落可  
雖不厚於身而身自厚矣不潤於室而室自潤矣此  
君子之為也鄒侯處位而舉淮陰厚君者也雙關入秦  
不取金壁而取圖書潤國者也故能位冠三傑聲流萬  
古韓信忌尅鄧生用法逐田橫欲有功而自厚貪  
賞而自潤終貽伊戚雲夢生擒夫域中至大之謂道天  
下至賤之謂機有道無機守死而一身獨善有機無道  
好謀而彘倫攸斃伯夷叔齊守死也豈謂億兆塗炭侯  
周武哉李斯趙高好謀也豈知刑政酷毒失民心哉機  
道相須盡善盡美然而發機之要實資於時故進而得  
時亦機也退而得時亦機也取而得時亦機也捨而得



雙齊齊王 悅園轉可

田廣京鄒 法

雲夢生擒 有氣力有

漢六年八 光欲

有上書告 句句有對

楚王信反 酌讀之如

高帝以陳 層波疊浪

平計誘至 愈覺快人

雲夢今武 心目

士縛信 前面許多

至隨易擊 議論亦兼

深難見 有此二段

尋倫做數 意了

書洪範語 借齊桓衛

甘茂孫也 慤為得批

年十二事 失批之証

秦相文信 筆氣滾滾

侯呂不韋 此處如江

使趙還報

河有巨堤

得此一障

無收拾矣

時亦機也語而得時亦機也然而得時亦機也進得其

時則有利伊尹于湯是也退得其時則無問二疏辭祿

是也取得其時則必獲甘羅陳相是也捨得其時則元

吉泰伯去吳是也語得其時則見信傳說是也然得其

時則保身微子是也故進不相時則凶龜錯所以見誅

也褒貶相錯愈見精米動心退不相時則禍白起所以伏劍也取不

相時則招客許伐鄭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棄號也法

長短不語不相時則貶辱泄治諫其君也然不相時則

受謗子家從其賊也所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

得其機則仇讎變為腹心況其恩者乎失其機則既親

反為勍敵况其疏者乎齊桓用讎能盡管仲之謀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衛懿好鶴失於臣下之望國之有難士

卒不戰夫如是則一得一失易於反掌一興一亡疾如

旋踵為國家者可不務乎哉或曰老氏云以智治國國

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林希元云又生個問答作餘波然則智非機

耶機非智耶答曰機者生於智者也智者隨其性者也

大人君子得其遠者大者為而不有功成不居使天下

熙熙然若登春臺而享大年不知帝力補大半牛也故

為國之福非謂其無慮無思兀兀然如草木鳥獸而能

治國者也細人曲士得其小者近者嗜欲繫焉矜伐在

焉是非生焉爭鬪興焉故為國之賊聖人慮百世之後

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垂此玄言蓋抑揚之旨也且聖人

奉乃封甘

羅以為上

卿

許伐鄭左

傳成公四

年鄭伯伐

許晉救許

伐鄭楚救

鄭

襄棄魏左

傳僖公二

年晉荀息

帥師會虞

師伐魏滅

下陽

泄治諫其

君左傳宣

公九年陳

靈公通於

夏姬洩治

諫之遂殺

洩治

于亂句

竊之則階

此二段割

得有此酌

申上細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申上大人

此批字與

行之道句

此批字與



子家從其 收束數句 以六經前 公四年子 史為用說 公與子家 準衡又是 謀弒靈公 喫緊示人 子公反諧 處 子家懼而 李性學曰 弒靈公 曲盡文字 水論三篇 褒貶之妙 此論蓋其 中篇

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補老子語。莊子天運篇曰。夫芻狗

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獲者取而

則棄。不仁之仁。豈非機也。國不用機。則克永世。匪我攸

聞。夫茫茫六經。萬機之圃。昭昭前史。萬機之鑑。補六經

理。故曰。茫茫前史。明仲尼云。知幾其神乎。補易繫

哉。有言哉。補傳。有言

鄒東郭評。此篇雖非唐文之粹者。然發明機字。透徹篇

亦發科。之文也。

唐荆川評。退之送孟東野序。一鳴字。發出許多議論。

王鳳洲評。從許多人物。翻出許多怪怪。繁繁。雜無

上句。即所以經緯天下。而織線人事者。也。五

六經散句。文之

李九我評。此篇文字。錯綜愈讀。而愈可喜。中

本論 六一居士

補六一居士。即歐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

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

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補茅坤云

語。蓋亦未知其方也。補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

病之所自來。補茅坤云。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

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

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

以夫疾之 道喻去與 端是好議

此二句最 緊閱







士昏禮上  
禮儀禮有  
禮儀禮有  
禮儀禮有

即前所謂  
不暇乎其  
他意故佛  
無自入

此段見治  
具不備防  
民不周又  
有倡而驅  
之者幾何  
不齊而為  
佛也

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  
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民者深故民之生  
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  
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  
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自  
而入者謂有此具也此段申上王政修明則佛無由入意及周之衰秦并  
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  
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  
出補茅坤云應前王政闕禮義廢而後佛至中國之說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  
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科游惰  
之姦起其後所謂鬼符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

喜民有餘  
力以下議  
論最確

言佛法至  
是始盛一  
轉尤有氣  
力

主意安頓

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假而為他其良  
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  
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而乘其隙方鼓其  
雄誕之說而率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之矣又况王公  
大人轉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  
何疑而不歸焉此段申上三代衰王政缺則佛始入中國意幸而有一不惑  
者補茅坤云轉又方艷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  
操戈而逐之又曰言將有說而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  
此幾句正是承上起下著力處即前所云未知其方者乃發下說修本意夫千歲之患徧於  
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  
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此主意



董生黃仲  
新也前漢  
人

在此方有  
引証得好

勝之二字  
終不若孟  
子云經正  
則庶民興  
斯無邪惡  
矣斯無守  
就渾融蓋  
經正則自  
無也

到此始露  
禮義為勝  
佛之本意  
即收拾上  
文古人文  
法多是如  
此輕快

沈德潛評  
昌黎原道  
但言佛道  
謬於聖道  
而所以勝  
之處篇末  
明先王之  
道以道之  
又作補足  
語所謂會  
意未申也  
此透發禮  
義為勝佛  
之本論尤  
切實文尤  
完密矣韓  
歐二篇應  
合看

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  
勝則揚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重生患之而退修孔氏  
之道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  
之之效也一句說得緊切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此  
亦是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  
彼誠壯狡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  
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  
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  
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  
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  
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鄒東郭評

作文須尋得頭腦意思端正然後措詞鍊字  
斯工於文者也歐陽子得此法變正文體從  
孟子經正上發出許多議論非有的見者不能也

林次崖評

者來佛教得行于中國果因王道之衰觀成  
周盛時民二十以上俱受田游惰者有罰大  
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自卿大夫至閭閻歲時  
屬民讀法尚表左道者有禁當是時佛法何  
緣得至中國今欲去教氏而不行先王之政  
雖堯舜禹湯復起亦未有能者歐公之論不  
為無見視原道人其人火其書廢其居過之  
遠矣義理正當自是人間不可少之論也

茅鹿門評

韓之原道歐之本論均從孟子經正說來發  
揮闡揚許多議論而立言正大陵厲千古足  
以齊驅並駕蘇東坡曾謂韓如美玉歐如精  
金韓如天馬歐如駃騠合二篇而觀足明坡  
公之巨  
眼矣

王鳳洲評

此篇推明唐虞三代之治與周衰禮廢之弊  
而終之以修本以勝之可謂窮源探本之論  
直與孟子距楊墨同功而氣實  
氣虛一喻尤為對症發藥妙手



李九我評

歐公此作雖不見可喜可愕奇怪動人而藏鋒歛鑿鑿光含終陳是非利害鑿鑿有據余酷好歐文問亦摸擬其似而庚午鄉試忝賜京闈場中有評其絕似老歐者乃知摸擬工夫亦微有邯鄲之步然語錄公之問與則或未也

諫論

自註云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補蘇老泉已見正編

蘇老泉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孔子曰諫有五義

諷諫三意諫三降諫四直諫五諷諫惟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也吾以為諷直一也

見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

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得

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

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

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

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

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朱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

本集諫論 上下二篇 此收其上 與予也許 諷有五義 家語辨政 諷諫說文 諷諫權詐 諷諫王肅 曰無文飾 也

如辨駁 是據得斤 兩文字

降諫王肅 曰卑降其 體所以諫 也 諷諫王肅 曰諷諫依 違遠罪避 害者也

此處一點 就覺精神

文勢壯健

茅鹿門云 因事納忠 此五法亦 足正當議 論但打頭 下術字壞



茅坤云議論詳悉句法森然自是老學手段

詞成五彩巧奪天工

轉得便故無痕

此下正言足以成切

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  
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藥鹿骨填  
襄而楚不敢圖周會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  
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  
以富貴餌閔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  
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蓋韓而惠王按劍太息  
范雎以無王取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鄒生以助秦陸漢  
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  
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  
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  
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

術字步步回顧把逢下儀奈作個收拾何等雄健共萬人敵也

之主雖急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王雖  
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動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  
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  
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  
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氏之學未見備載處蘇秦  
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  
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  
為諫法

史楚世家  
說苑正諫  
嫪毐野反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伍舉入諫進隱語  
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鳴不鳴是何鳥莊王曰三年不  
鳴者將沖天三年不鳴者將驚人也舉退矣吾知之矣居  
數月淫益甚○秦太后與嫪毐通始皇誅毒遷太后諫  
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諫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  
也卑裂假父囊換二弟遷母于雍殘戮諫臣令天下聞



毒鳥改反  
戰國策趙

秦策

武安君白

起應侯范

睢文信侯

呂不韋

史陳餘傳

史仲尼弟  
子傳

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堂手  
 接之迎太后歸秦攻趙趙求救于齊齊欲以長安君  
 為質兵乃出太后不可左師觸龍見太后曰老臣竊謂  
 后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  
 左師曰媼之送燕后也悲其遠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  
 也祭祀必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  
 為王也哉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不及今  
 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趙哉故  
 以為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秦使張唐往相燕共謀  
 伐趙唐不肯行甘羅見唐曰卿之劫孰與武安君曰不  
 如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孰與文信侯唐曰不如甘羅  
 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下杜  
 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  
 矣張唐乃行○趙王武臣為燕軍所得囚之欲與分趙  
 地乃歸王使者往燕執殺之有所養卒請往說燕將曰  
 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  
 得其王耳養卒笑曰若未可知兩人所欲也此兩人名為  
 東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  
 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乃歸趙王  
 ○田常作亂殺兵欲伐魯子貢往說田常曰吳強魯弱  
 不如伐吳田常忿然作色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  
 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

史楚世家

趙策

史荆燕世  
家

史朱建傳

臣有不聽者也而徒戰勝以驕王破國以尊臣求以成  
 大事難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  
 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攻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  
 君也常曰善○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昭子曰  
 西周之地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而攻之者名為殺  
 君然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其兵  
 利身入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  
 萬倍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  
 至矣楚乃止○魏使新垣行說趙欲共尊秦為帝魯仲  
 連往見行曰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  
 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吾將使秦  
 王烹醢梁王新垣行快然不悅連曰秦無已而帝則將  
 行天子之禮以号今天下又使女子嬖妾為諸侯妃姬  
 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行再拜曰乃今知先生天下士  
 也吾不敢復言而秦矣○晉陵侯劉澤高祖從昆弟呂  
 后時齊人田生游之資以畫于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  
 斤為田生壽田生如長安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  
 者張卿居數月田生說張卿曰太后欲立呂產為王恐  
 大臣不聽張卿何風大臣以開太后太后必喜萬戶侯  
 亦卿之有張卿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賜張卿千金田  
 生因說之令言于太后并封劉澤張卿入言之乃遂立  
 澤為琅邪王○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于惠



漢書鄒陽傳

韓策

秦策

史遷生傳

齊策

帝欲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從見平原君。朱建、建乃求見惠帝。帝幸臣閻籍、孺說之曰：「辟陽侯棄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欲殺之。今日誅侯，且日太后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于帝，出辟陽侯，太后必喜君富貴。」

益帝使人責之。王始謀反，鄒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諫及。梁事敗，孝王恐誅，乃往謝鄒陽，令求方畧解罪于上者。陽徑至長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請曰：「今袁盎事即窮，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拂愾切齒側目於貴臣，長君若誠能為上言之，得無竟梁事，太后深德長君。」

長君解曰：「蘇秦說韓曰：『鄒諶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帝怒解，蘇秦說韓曰：『鄒諶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為大王羞。』」

秦王曰：「王按劍大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范唯見秦昭王，伴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宦者曰：「王唯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聞之遂延迎謝，唯屏左右，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生謂沛公公方，居林使兩女子洗足，鄒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偃息見長者。」沛公輟洗謝之。○秦昭王聞孟嘗君賢，使涇陽君為質，以求見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曰：『我生于土，敗則歸於土。』今日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項襄王召而問之，對曰：「此何足為？」

大玉道也。昔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戰國，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弋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齊處上東，郭先生、梁石君三人隱居不仕，荆通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却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

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不嫁，未嘗見節以求任也，願使入禮之，相國皆以為上賓。

楚策

漢書蒯通傳

觀過知仁里仁為美

人曰：我生于土，敗則歸於土。今日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項襄王召而問之，對曰：「此何足為？」

大玉道也。昔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戰國，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弋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齊處上東，郭先生、梁石君三人隱居不仕，荆通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却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

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不嫁，未嘗見節以求任也，願使入禮之，相國皆以為上賓。

鄒東郭評：此篇議論精明，文勢圓活，引喻典實，如老吏斷案一字不可增減，熟此妙訣，下筆自驚世矣。

姜鳳阿評：持說客之術，以補夫子諷諫之論，亦不免於縱橫之病，然亦是一說。

觀過斯知仁論

蘇東坡



禮曰表記

以功形過

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蓋人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

揚雄有意

引來最得

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揚雄有言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見其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跖為伯夷可也然古有名知人者上說人難知此其效如影響其信

公孫之布

此段全學

如著龜此何道也故彼其觀人也亦多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乘之以猝以觀其量伺之以獨以觀其守懼

披公孫弘

莊子九微

之以敵以觀其氣補莊子列御寇篇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故晉文公以壺飧得趙衰郭林

子路之縵

申上與仁

宗以破甑得孟敏是豈一道也哉夫與仁同功而謂之

陳仲子之

趨避二意

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路之縵袍何異陳仲子之糟李與顏淵之簞瓢何辨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

公下篇

趨避二意

也審其趨避而真偽見矣古人有言曰放麇違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申上與仁同斯其為觀過知仁也歟

後漢書

木一收勁

左傳傳二十五年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餘而弗食故使夷原○孟敏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泰怪而問之對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泰知其德性勸令游學遂知名當世○孟孫獵而得麇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麇母隨之而號而巴弗忍而縱之孟孫怒逐之居一年取以為子傳左右曰西巴有罪于君今以為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不忍又何況於人哉

鄒東郭評

此篇明學莊子全不臨贊一字當與九微並首較是勁拔文字

孔子從先進論

蘇東坡



從先進先

茅坤云始  
進兩字一  
篇上意  
却把破意  
剖判得好

議論亦確

李廷機曰

伊尹之耕  
于有莘之  
野萬章上  
篇  
便欲王欲  
伯所以見  
鞅之三說  
為欺君

管仲見桓  
公於累囚

呂東萊曰  
者他鋪張

之中左傳

中實處儘  
有力量

莊公九年  
見前左傳  
成公三年  
兩說累囚  
杜注累繫

灼出商鞅  
肺肝今化  
心懷

顧其刑名  
慘刻之學  
商君傳散  
少好刑名  
之學慘刻  
謂用刑深

呂祖謙曰  
此句尤絕

商鞅之不  
終於秦也  
鞅事裂於

華旃門曰  
雖不類朱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論月始進以

正猶且以不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

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疆其國者也有欲

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

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論腹未有進以疆國

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

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

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

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丹鉛要錄尹負鼎以干湯謂負

為以滋味說湯乃管仲見桓公於累囚之中其所言者

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詞雄度其

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

其自明知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鞅見

言事良久孝公聽弗聽鞅曰吾說以帝道不悟矣後復

見公未中旨而罷鞅曰吾說以王道而未入也後又見

公與語不自知其勝之前於席甚矣鞅之懷詐挾術

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

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銜之

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

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

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到此孔子後先其志愈

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



終不以

註然把孔  
子意思說  
得個圓圓  
活活亦是  
各一意見  
各一機軸  
文法可取  
為則

此意幹旋  
得好

狂又直尋  
勝又公下

引撥之語  
尤覺得此  
題意緊切

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  
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  
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  
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  
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  
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  
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  
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  
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  
孔子不從說得痛快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  
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

好議論

茅坤云將  
收然處有  
許多曲折  
許多光燄  
所以前輩  
論文謂者  
在散場時  
有不窮之  
趣方是作  
手此坡公  
為詞壇第  
一處  
茅坤云時  
論中妙手  
其跡格與  
今無相遠

孟子所謂  
公孫丑上

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敢進也我能之  
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  
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  
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尾論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  
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于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  
則告之以已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  
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折其進也無所不至惟  
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轉則  
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  
也自以為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鄒東郭評此論有論破論承論腹論尾絕似料試程  
論學者只熟讀此篇取音紫如拾芥耳



羅景綸評莊子之文以亡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從先准論文字攪說

緊謝唯意所至俊辨痛快無復滯碍斯為古今議論之傑然者

葉冰心評此文氣虛行危縱橫變幻真得蒙莊之趣

姜鳳阿評此論雖與朱註不合然其理各有攸當

李九我評此文若黃鐘大呂不作錚錚細響

續楚語論

蘇東坡

屈到嗜芟也。有疾。其宗老家臣曰老宗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也。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違

而道。左氏斷句。補楚語上。左史倚相曰。昔先大夫子君子曰。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

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

續楚語論  
一作讀  
屈到楚卿  
屈到子子  
木也  
君子曰不  
違而道章  
昭曰違命  
命道

此段以大  
不忍意破  
忍絕其父  
將死之言

王荆石云  
好議論  
四句斷破  
柳子妙手  
補秦伯篇

三引証痛

此切  
鮫總斷

上  
茅坤曰玄

安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

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

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

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

手。見喪大記至於結綹。纏手足之言。不敢不勉。其於死生

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

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

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威公

去三賢。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

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

赫赫楚國。若教氏屈氏八世祖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

唐柳宗元  
非之曰云  
云柳宗元  
曰門內之  
理恩掩義  
父子恩之  
至也而艾  
之薦不為  
怨義云云  
宜禮有齋  
之日禮記  
祭義  
孟僖子卒  
及將死也  
召其大夫  
曰禮人之  
幹也無禮  
無以立吾  
聞將有違  
者曰孔丘  
我若獲沒  
必屬說與



何忌於夫  
子使事之  
而學禮焉  
以定其位  
故孟獻子  
與南宮敬  
叔師事仲  
尼  
威公即桓  
公東坡避  
末欽宗偉  
三豎堅刀  
易牙開方  
曾哲嗜羊  
魯孟子盡  
心下  
父沒而不  
能讀父之  
書禮玉藻  
木

不在民而口腹是憂法左其為陋亦其矣使子木行之國  
人誦之太史書之句語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  
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  
其情也前應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  
追思之道也曾哲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  
讀父之書母死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  
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  
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  
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  
之愛人也以姑息見禮若以柳子之言為然是曾元為  
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簣於病革之中華音為不仁

甲行偃死  
左傳襄公  
十九年  
正訓錄  
長之際常  
服柳子心  
未引疾石  
以美子木  
抑柳子精  
神百倍

之甚也中行偃死偃視不可含口嚙范宣子盥  
而撫之撫其屍曰事吳敢不如事主荷人猶視不念于  
齊者有如此河時伐齊未成乃嗚呼范宣  
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  
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  
我疾之羨者其毒滋多左傳孫之愛我疾疾不  
猶生我云云由是觀之收拾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  
子木之違父命為藥石也哉

鄒東郭評字字句句全用左氏文法而意思層層不惟  
說出子木心事而人子追思其親之禮庶盡



姜鳳阿評

屈建去愛，柳子非之，見非國語書第六十二條。柳子自言此書以明大中之道，而後世有

論之極精當如是。柳子此文暢序則韓極，又極論柳此正文人詞鋒，流之際學者尤

當於此

胡思泉評

屈建亦忍人哉。到嗜愛無害于義，祭而待之，不忘本也。易忍去之哉。况到不以愛而遂

廢其羊，屈建當以禮而兼致其情，何忍心若。是耶柳子非之宜矣。蘇子謂其有入不忍者，然耶。

酷吏傳序

司馬遷

孔子曰為政篇。董份曰前以孔子老氏。發端故以聽訟二語復明其說。此太史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

溺其職矣。公賦應處。文守之易。凡者。

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林云二句是全篇開

始。無訟乎。師古曰破。厭淵篇。下士聞道。大笑之。四十一章。

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道。林云上下指官民相迫謂。至於不振。林云謂姦偽當

破敵而為。圓應切云。八稜有。偶者高祖。反秦政破。敵為圓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劉雕而為。卦應切云。削銅為璞。

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反說林云酷吏所。言道德者溺其職

破敵而為。圓應切云。八稜有。偶者高祖。反秦政破。敵為圓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劉雕而為。卦應切云。削銅為璞。

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敵而為圓，斲雕而為朴，網

破敵而為。圓應切云。八稜有。偶者高祖。反秦政破。敵為圓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劉雕而為。卦應切云。削銅為璞。

漏於吞舟之魚。林云言其極。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林

破敵而為。圓應切云。八稜有。偶者高祖。反秦政破。敵為圓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劉雕而為。卦應切云。削銅為璞。

官不必巧。黎民又安。林云民不必巧。由是觀之，在彼不在

破敵而為。圓應切云。八稜有。偶者高祖。反秦政破。敵為圓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劉雕而為。卦應切云。削銅為璞。

此在道德不。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轅宗室，復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



也。晉灼云。洞弊也。劉理洞弊之。俗使及質。發也。

論志說文。以心之聲。志者心之所之也。

氣之帥公。孫丑上篇。樞所以動。

樞所以動。機所以發。

一滿綱領。數句應首。意。

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

郵都寧成之屬

湯賓尹評

太史公語不多而意深厚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便得人綱說到對為前起上下相通即借法為收而無情實故至于不振及此時非酷吏操止安能愉少頃之快語勢不得不然非與酷吏也

論志

朱伯賢

補明朱伯賢名右字伯賢臨海人洪武三年召修元史六年修日曆除翰林院編修七年修洪武正韻尋遷右府長史有白雲臺

志也者心之主氣之帥萬事之樞機也非志心不自立氣不自行事不自成是志者又主乎心而造就萬事之柄也故君子莫先於立志志一則心不二志定則氣以

從志堅則事乃齊志其可不尚乎伊尹志在致君卒肇

商祀張良志在報韓卒成漢業鄧禹志垂竹帛卒興南

陽狄仁傑志復唐室卒推僭周之數子者志立於事為

之先志遂乎功成之後非志前定其孰能成蓋天之功

以信天下後世乎予聞志仁義者其德著志功名

者其業崇志富貴者其執廣此皆志在視夫所志何如

耳志驕侈則心肆志吝嗇則心鄙志盤佚則心馳志昏

情則心弛此皆志之失也亦視夫所志何如爾志趨一定物莫

能動道莫得入唐虞之讓弗易也晉楚之富弗移賁育

之勇弗奪也此皆志之甚矣志之係於人也夫矣故

古君子之觀人先視其志之所存則其所就小大遠近

抄引數節甚好且詞法勁健

此下又說二段志意

句法頓挫

結意有餘



斷可識矣

不之義嗣  
三思為太  
子。  
僭周武后  
篡唐改國  
號周

續文獻通考卷之四終

明治國會年十二月一日



